

恩惠

张欣

经常听到有人说,某某的一句话改变了他(她)的一生。无论是怎样的一句话,总之起到了发愤和激励的作用。这是多么大的恩惠啊。可是说话的那个人通常都不记得他到底说了什么,居然点石成金。

物质上的东西,我们对别人的好,总是如数家珍,好像那些东西都还没送出去一样,如果对方略显轻视,或者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,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,真是让人火大。

然而现在的人,都是见过大世面的,别说小恩小惠,就是大恩大德也未必记得,只当一切都是应该的,这样的人和事比比皆是。

你给保姆加工资,那是因为你离不开人家,别自以为是仁慈;请下属吃饭,是拉拢他们帮你好好干活,别往体恤上想;即使是豪华饭局,未必是登高一呼,应者如云,最担心的还是被请的人到底来不来?来了,那是给你面子。小费给得高一点,虚荣嘛,喜欢别人感恩戴德的感觉;有人说看过你的文章,要说感谢帮衬,千万别洋洋自得,以为人家在夸奖你有才华,在文字不吃香的今天,那可是对你的天大的恩惠。凡事这么想,心情会好很多。星云法师说过,施和受是同等的功德。想一想施的人并不占上风,世俗之事也可一通百通。

胡适当年送给李敖一千块钱,解决了一个年轻人的一时之难,今天的李敖时感念,挂在嘴边,并给北京大学捐了一百多万的台币,希望给胡先生竖一座铜像。相信当年得到胡先生恩惠的不止一两个人,但是唯有李敖既有胸襟又有能力地成就了一段佳话。

中国人不见得多么喜欢对着镜子自吹自擂的狂人,但是对李先生不得不存有一份尊重,除了他的才华和学问之外,这种老古董一般的处事方式,着实让人心生敬佩,无话可说。

2012年4月16日是川端康成40周年祭,我一直在读他的文章,从《花未眠》开始,走进他孤独而清冷的世界。此后,我找到他所有的文字,希望不会漏掉任何一个细微的笔画。而《花未眠》就像童年给我留下的烙印,一旦遇见世间似花的美,便会不经意间透过这扇窗去体味它们的芳香与艳丽。

我又一次与川端相遇的契机,缘于前日,父亲从昆明空运来整箱的鲜花。

我迫不及待地打开那只和我一般高的箱子,各种花铺满了房间。我远远望见那束倚在沙发里的玫瑰,一路的奔波使其显露出一丝倦意,看上去是那么渴望挣脱千里迢迢中的束缚。我会意它的召唤,立即着手拆开围裹着它的层层包装,娇嫩的蓓蕾显露出来。

眼前呈现的是几十只鹅黄色的花朵,晚上,我把它放在我卧室的门口,这让我再次想起川端先生的作品《花未眠》。

就像他凌晨4点发现房间里的海棠花未眠的大惊一样,第一次读他的《花未眠》,于我又何尝不是美的启迪,美的开光?此时,我注意到花束中的一支,蓓蕾初绽,静谧中似乎还会听到花苞里传出的动静,那一定是花开的声音……

重读《花未眠》,文中提及诸多近现代西方画家对美的感悟,它们或许并不被常态中的人们接受。当中引用过雷诺阿的一句话:“只要有点进步,那就是进一步接近死亡。我相信我还在进步。”初尝不禁匪夷所思,细品却正是如此。他记录了米开朗基罗临终前的感叹:“事物好不容易如愿表现出来时,也就是死亡。”毫无疑问,这便是植根于川端心里幽玄风雅的“物哀”。

次日清晨,当我从幽



春花
(水粉画)

顾惠忠

在南京大学读硕士学位的外孙来说:他的同学都知道《文汇报》。

我很惊喜,梅朵如地下有知,一定非常欣慰。

那是1980年,梅朵右派改正,告别山西咏济农场,一回到上海《文汇报》,他又开始张扬他那压制了22年的对理想的追求和对文化精神自由的渴望,他能干什么呢?他认为办杂志最能发挥自己的特长,上世纪50年代初他创办的《大众电影》就是当时最受欢迎的最畅销的杂志,以至中央电影局停掉自己的《新电影》,而把《大众电影》调到北京去,因此,他向报社建议创办一本以文学为主兼顾各艺术领域的综合性期刊,让文艺家们倾诉他们积压几十年的忧国忧民之情和爱国爱民之心。《文汇报》总编辑马达高瞻远瞩,理解梅朵22年遭受的摧残,他信任他,决定让他为《文汇报》创办一本期刊,那就是《文汇报增刊》后改名为《文汇报月刊》。

编辑这本杂志的,最初只有三个人,主编梅朵,60岁,副主编谢蔚明,63岁,责任编辑徐凤吾,58岁。这三个人都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,他们不管自己已是花甲之年,像拼命三郎似的去追回那失去的岁月,把全部精力倾注在编辑工作中,被压制了22年的才能和智慧顷刻都爆发了出来。

梅朵单枪匹马月月上北京组稿。当时的北京,既没有的士,也少家用电话,交通又不便,而且有的作家已搬到偏远地区,有的作家住上高楼,那次他拜访的一位作家住在11楼,他去的时候偏巧电梯发生故障,他不顾自己心脏提出抗议,硬是一步一步艰难地爬了上去……凭着两条腿,他在著名作家群中横闯直撞,回到上海,又是雨天,一个长途电话,三天一封电报,硬是把那些名家的稿件都催来了。

对梅朵的那股劲道,作家们叹为观止。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对梅朵议论纷纷,这个说,梅朵组稿,简直像台风样;那个说,凡是给他碰到的,躲也躲不开。因而梅朵得了“梅旋风”和“没(梅)处躲(朵)”两个绰号。

经过短期筹备,刊物很快出版了。看那目录,我惊呆了,且不说那栏目:《一束鲜花》《探索者的足影》《心中的花园》《作家书简》《读书札记》《仙人掌》等等五花八门,看那作者:艾青、邵燕祥、公刘、王蒙、白桦、巴金、唐弢、冯英子、董鼎山、吴祖光、徐铸成、杨宪益、曾卓、刘心武、於梨华、谢晋、舒巧,还有他自己……三十几个,都是名家!

唉,梅朵呀梅朵,拉稿容易吗?这么多名家的稿件,你不会分几期刊用吗!他的同学、导演谢晋也与我同感,他特地跑来对梅朵说:“第一期有这么许多名家,你以后几期怎么办?还能这么多吗?我看你最多三期,就办不下去了。”

然而,这本杂志一连出版10年,期期都有许多名家稿件,不仅是老名家,而且也培养了许多新名家。

梅朵和那些名作家们成为莫逆之交,因此在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期间,那些作家看到发下来供讨论的全国作家协会理事名单中没有梅朵,就议论纷纷,表示不满。对此,梅朵虽不愉快,但很快就想开了,倒是著名报告文学作家W大抱不平,他走上讲台,严厉批评作协领导。不久,在正式公布的理事名单中,就有了梅朵的名字,梅朵不仅在职的时候是作协的理事,而且90年代离休后,一直被全国作协聘为名誉委员。

梅朵在《文汇报月刊》上大力提倡报告文学,当时揭露了很多社会问题,受到广泛关注。

缅怀谢泉铭先生

(清平乐)

林青

嫁衣针线,红笔灯窗灿,只谋文学春意展,苗迭秧培不倦。

过亭客望岩鹰,界分巧映赤形。六生辣椒寨外,丽奇翻唱诗音。

注释:

沪上著名文学编辑谢泉铭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编辑出版了叶辛、忻韵的《岩鹰》、张抗抗的《分界线》,均为其第一部长篇小说,还编辑出版了章德益、龙彼德合著的诗集《大汗歌》。近年的长篇小说中有叶辛的《客过亭》、张抗抗的《赤彤丹朱》、龙彼德的长诗《六坐》等,都有影响。

香绵绵的梦中醒来,看到的情景让我惊奇。昨晚鲜嫩的花苞,此刻已开始片片脱落。含着露水的鹅黄花瓣,一如《红楼梦》中形容黛玉的文字,“泪光点点,娇喘微微”,纵然我飞奔过去为它们淋水喷雾,也难挽回它们的纤弱、短命,它们不再完整如故。想是我的熟睡错过了它们的盛放,却在清醒时收获了它们凋谢的哀伤,川端告诉我,这也是美,哀伤之美。当它们如愿以偿地挣脱束缚的一刻,花开之时是否已意味着短暂而寂寞的生命进一步走向终止?可惜昨晚我错过了这一幕,这正是花未眠的那个场次。

川端写作《花未眠》时,正是西方文明与日本传统文化强烈碰撞、融合的时期。他能如此深入地在这篇文章中融入历史、哲学、美学的探讨,只因他能在喧闹的世间同样心如

止水,从而专注地体味着生活。我曾在一个画廊看到过一幅画作:天空中阴云密布,电闪雷鸣,汹涌的海涛砸向岩石泛起惊天巨浪,与此同时,画布的一角,乱石后的灌木中,鸟却在精心筑巢。我暗叹画家与大自然的心心相印,也自愧周遭的浮躁与急功近利对现代人思维方式的侵蚀,其结果往往是:我们常与生活中最平凡、最普通通但却是最细致入微的美好事物失之交臂。正像罗丹所说:“生活中不缺少美,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。”我们很清楚地看到,川端在这样的浪潮中执着地守护日本古典美的最后一方净土,并不断汲取西方哲学思想的精华,字里行间溢满了唯美的哲思,为他淡紫色的文章基调增添了些许亮丽的光芒。

川端先生为我们呈现了他的文学世界和那个世

界的哲学,点滴中蕴藏着一种清静而微妙的美,但孤寂的他,在那个暮春的下午,却选择了去寻找自己空灵想象的旅程。

那天,4月16日,满树樱花似乎在的一瞬间纷纷坠地。一向喜爱孤独的他就这样静静地离开,不留只言片语,不带一丝眷恋和牵挂,成了古代“物哀”思想的追随者。他的骤逝,也宣布了他的日本文学古典美时代的终结。“不着一字”的死,就是无限的“活”,或许这也象征日本传统“清简”的哲学理念吧。

在他的祭日,因为昆明飞来的那些花,我再次想起川端那句隽永的话语——“美是邂逅所得,是亲近所得,是需要反复陶冶的”。让人们仿佛又看到海棠花的背影,一如先生离尘的风,裹挟着那花开的声音,那也是人类美的心灵之花绽放的声音。

追回失去的岁月

姚芳藻

在南京大学读硕士学位的外孙来说:他的同学都知道《文汇报》。

我很惊喜,梅朵如地下有知,一定非常欣慰。

那是1980年,梅朵右派改正,告别山西咏济农场,一回到上海《文汇报》,他又开始张扬他那压制了22年的对理想的追求和对文化精神自由的渴望,他能干什么呢?他认为办杂志最能发挥自己的特长,上世纪50年代初他创办的《大众电影》就是当时最受欢迎的最畅销的杂志,以至中央电影局停掉自己的《新电影》,而把《大众电影》调到北京去,因此,他向报社建议创办一本以文学为主兼顾各艺术领域的综合性期刊,让文艺家们倾诉他们积压几十年的忧国忧民之情和爱国爱民之心。《文汇报》总编辑马达高瞻远瞩,理解梅朵22年遭受的摧残,他信任他,决定让他为《文汇报》创办一本期刊,那就是《文汇报增刊》后改名为《文汇报月刊》。

编辑这本杂志的,最初只有三个人,主编梅朵,60岁,副主编谢蔚明,63岁,责任编辑徐凤吾,58岁。这三个人都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,他们不管自己已是花甲之年,像拼命三郎似的去追回那失去的岁月,把全部精力倾注在编辑工作中,被压制了22年的才能和智慧顷刻都爆发了出来。

梅朵单枪匹马月月上北京组稿。当时的北京,既没有的士,也少家用电话,交通又不便,而且有的作家已搬到偏远地区,有的作家住上高楼,那次他拜访的一位作家住在11楼,他去的时候偏巧电梯发生故障,他不顾自己心脏提出抗议,硬是一步一步艰难地爬了上去……凭着两条腿,他在著名作家群中横闯直撞,回到上海,又是雨天,一个长途电话,三天一封电报,硬是把那些名家的稿件都催来了。

对梅朵的那股劲道,作家们叹为观止。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对梅朵议论纷纷,这个说,梅朵组稿,简直像台风样;那个说,凡是给他碰到的,躲也躲不开。因而梅朵得了“梅旋风”和“没(梅)处躲(朵)”两个绰号。

经过短期筹备,刊物很快出版了。看那目录,我惊呆了,且不说那栏目:《一束鲜花》《探索者的足影》《心中的花园》《作家书简》《读书札记》《仙人掌》等等五花八门,看那作者:艾青、邵燕祥、公刘、王蒙、白桦、巴金、唐弢、冯英子、董鼎山、吴祖光、徐铸成、杨宪益、曾卓、刘心武、於梨华、谢晋、舒巧,还有他自己……三十几个,都是名家!

唉,梅朵呀梅朵,拉稿容易吗?这么多名家的稿件,你不会分几期刊用吗!他的同学、导演谢晋也与我同感,他特地跑来对梅朵说:“第一期有这么许多名家,你以后几期怎么办?还能这么多吗?我看你最多三期,就办不下去了。”

然而,这本杂志一连出版10年,期期都有许多名家稿件,不仅是老名家,而且也培养了许多新名家。

梅朵和那些名作家们成为莫逆之交,因此在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期间,那些作家看到发下来供讨论的全国作家协会理事名单中没有梅朵,就议论纷纷,表示不满。对此,梅朵虽不愉快,但很快就想开了,倒是著名报告文学作家W大抱不平,他走上讲台,严厉批评作协领导。不久,在正式公布的理事名单中,就有了梅朵的名字,梅朵不仅在职的时候是作协的理事,而且90年代离休后,一直被全国作协聘为名誉委员。

梅朵在《文汇报月刊》上大力提倡报告文学,当时揭露了很多社会问题,受到广泛关注。

参加《谢谢老谢》
发布座谈会感赋

沈善增

倏忽龙年又一轮,谢门弟子忆师恩。音容宛在因神在,热泪数盈为爱盈。改稿岂惟润文稿,诲人首旨教做人。今生得教乃真福,尤望传薪有后生。



在南京的一枚雨花石上,看到了你忧郁的面容,我的非洲姐妹。你的索马里正在和你一起受苦受难。连年的战火硝烟未散,持久的干旱不苗凋残,你受着天灾人祸的煎熬。因为缺乏粮食,你只能眼看着儿子死去,因为缺乏药品,医生也无能为力。每隔六分钟,就有一名儿童死于饥饿和疾病。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?我的非洲姐妹。

非洲姐妹

——美石遐想

孙友田

序跋
精粹

母亲一直说:“不要看人挑担不吃力。”

每看一本书之后,觉得写得好与不好,总是最有发言权的。评论别人,比较容易,轮到自己写时,才感到不易。特别是刚开始写了一点,遥望后面一片无际的空白,似乎坚持不下去了。尽管十多年的从业经历实实在在地放在那里,不会跑掉,只要记下来即可。但时光流逝,完全再现往日细节,谈何容易?我不得不凭着点滴记录,昏天黑地眼花飞,直到将本书所有文字整理完毕。

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传,未涉笔我的出生、求学、成长、早期工作、生活等方面,即便是这样聚焦“公关从业阶段”,也是粗枝大叶的,

看人挑担不吃力

陆仲阳

只选取了片段,远谈不上翔实丰富的“画卷”。历史是不是由我们创造?那就先从记录历史开始吧!

写作本书(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),首先要感谢我公司的同事,一路上有你们同行是我今生最欣慰

的事之一;其次我要感谢客户朋友,你们每个人的音容笑貌常在我脑海浮现,没有你们就没有我这里的思想和故事,书中记载的均是我所见到的凡人凡事,可能没人为你们记录,那么我来记,若“画得不像”请包涵;还要感谢新闻界的朋友们,我是从新闻界跳出来的,深知你们每天采编节奏的紧张,对书中引用到稿件的作者表示谢意;最后要感谢读者,正如费玉清演唱会上常说的“又让你们破费了”,谢谢你们看了这本书!

《公关是种信仰——一个公关顾问的职业实践》跋

在上海边检总站荣誉室里,有一封长1.5米、宽0.8米的特殊感谢信,这是一位老船长,花费20多个小时用航海图纸做底、以黑色防腐漆书写的航海图感谢信,饱含着老船长对吴淞边检民警的肯定、称赞和深深情谊。

时光回转,2008年6月的一天,外籍船舶“国王”轮缓缓靠泊在宝钢码头。“国王”轮在港的12小时之内,吴淞边检站巡查民警先后查获了2起4人次无证登轮,船方存在严重的安保隐患。吴淞边检民警及时登轮拜访了“国王”轮的船长,那是一位有着30多年驾龄的老船长。边检民警认真细致地向他阐述了外籍轮船的管理要求,提醒船方做好自我监督。这一简单的举动,却让老船长感触很大,没想到国内边检部门对口岸管理得这么到位和精细。

当天下午,又发生了一个“故事”,“国王”轮的大副向边检民警求助,他的妻子带着不满一岁的孩子赶到上海,但婴儿却被告知不能进入码头。由于孩子出生以来,大副就一直在外轮上工作,都没有看过孩子,考虑到这一特殊情况,边检民警与相关部门沟通之后,决定特事特办,准许大副与妻子和儿子在外轮上团聚。

一天内发生的两件事,让这位几乎跑遍世界各地的老船长感触很深。老船

长一直保持着习惯,每到一处他都会记下当地风土人情,并按照海港设施、执法规范程度、仪表举止、通关效率、廉洁程度等标准,对港口边检机关给出等级评定。老船长由衷地说:“船舶在港5天里,我仔细观察边检民警的工作,通过几天的观察了解,民警检查证件时态度和蔼,敬礼标准,言语礼貌文明,我十分认可,特别是边检民警让船员与家属团聚的事情让我十分感动。在我的日志中,荷兰鹿特丹、德国汉堡、美国波士顿、加拿大温哥华等港口的移民机关被评定为优等,现在,优等名单中又多了新成员:上海港边检机关。此外,我还想用一种十分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对边检民警的敬意之情,因此,我亲手制作了这封感谢信,本来我可以用手写或电脑打印,但是我觉得这样做不能表达对边检民警的敬意。”

老船长离开时,站在海风轻拂的甲板上,对上海的边检民警轻轻挥手,越走越远……他肯定的评价和鼓励的话语,深深打动着每一个边检民警的心,他们在心中默默地:“我们不仅要当火眼金睛,坚守国门的卫士,更要做温馨服务,打造国门的天使。”

明请读一篇《“火眼金睛”识假证》。

穿越国界的航海图

罗丽娟